

刘伯刳



剧盟 天津剧盟谋杀之谜俱乐部出品

为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

身为老师这辈子你教过无数的学生，那些懵懂无知的眼睛能捕捉到世界的能量并且化为自身力量的引导者就是你。充当着每一个孩子的明灯，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将来而拼尽全力。

刘老师。

你很喜欢别人这么叫你。

大概是因为老师这两个字能够给予你在这个冰冷世界撑下去的动力。

所有人都很尊敬你，但你知道，如果这个环境不在的话，那之前得到的尊敬与信任也都将化为乌有。

“老刘啊，上次你的买断费还剩一部分，喏，都在这儿了，你数数。”校长说着递给你一个纸袋。

你打开随意瞥了一眼说道：“不用啦，咱们这么些年，我信不过谁还信不过你嘛。”

校长送你到学校的大门口，皱着眉说道：“老刘！你真的不用我给你找人安排别的学校吗？以你的资历咱们市哪个学校都能胜任。”

你缓缓地转过了头，看了眼校门口挂着的东城一中，又看了看里面已经被拆掉的教学楼苦笑道：“不用啦，我 25 岁走上的工作岗位，在这里教了一辈子的书，累了，想歇歇了。”

校长也感慨地说道：“唉，咱们这儿这么多年一直是东城区乃至全市排名前几的体校，想不到也有落幕的这一天，招不上生，没办法呀。”

“对了。”校长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从怀里掏了张名片递给你说道：“这是我妹妹的名片，如果你想通了，就给她打电话，就说是我让你找的她，她会帮你安排工作的。”

你接过名片看了看：“赵桀？”

随后又笑着继续说道：“老赵啊，你这教育局副局长的妹妹天天多少事要处理，你呀，少给她找点事吧。”

“你看你，这也就是你，换了别人求我我还不管呢。”赵校长赌气道。

你安慰道：“呵呵呵，好，有空来家坐坐，反正平时也是我自己一个人。”

赵校长听闻问道：“你自己住？书一成家了？”

你叹了口气道：“唉，房子虽然买了，但他一直都没有成家，估计是他妈妈当年走的时候给他的打击太大，不结婚也就不结婚吧，只要好好生活比什么都强。”

“雯芳走了快 20 年了吧，还这么想不开，你应该好好劝劝他呀。”

“嗯，18 年了，劝了不知道多少次，每次都跟我说就算结婚也 30 以后再说，唉，不结就不结吧，只要好好生活比什么都强。”你拍了拍赵校长的胳膊继续道，“我走了，你也赶紧回屋吧，下个月才立夏呢，穿的这么少别冻病了。”

说罢你转身朝家里的方向走去。

离开了学校的你就像是要去上学的孩子一样，心里惴惴不安着在期待和厌烦中徘徊着。你不知道回到家应该做什么，应该如何面对那个就算是打开全部的灯也依旧阴沉沉的房间。

“爸，回来了。”

你刚刚把公文包放在鞋柜上准备换鞋子就听到了儿子的声音，你有点惊慌的看了一眼站在卧室门口的孩子点了点头，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到他的时候总觉得心疼和内疚，仿佛他周身都被一种说不清楚的悲切包裹着。

这份痛苦中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你的。

“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啊。”你从来都不是一个嘴笨的人，面对这多么不听话管教的学生也能找到一大堆规劝的话塞进他的耳朵里，可看着黑眼圈冒出眼镜框的儿子竟然满脑海里抓不住一句像样的话，只能回归到父母最本质的关心上来问候他。

“午饭我已经做好了，放在厨房桌子上了，您热一下就能吃了。”儿子恭恭敬敬的冲着你点了一下头，就像是借住在家里的人一样回到了他的房间。

本来就阴沉沉的房间像是要被什么压塌了一样。

你默默的走到了厨房准备热一下桌子上的饭菜，忽然看到桌上摆着一双崭新的碗筷。

对，今天是妻子的忌日。

怪不得他这么的不高兴，原来是因为他妈妈。

压塌了的房顶砸在了你的心上，看着那副碗筷，你的心绪回到了你参加工作第 6 年的时候，也就是第一次见到儿子的时候。

那时的儿子已经 3 岁了，你和妻子决定领养他不仅仅是因为妻子的不能生育，更是因为这个孩子身上的一种独特气质吸引了你，脖子上挎着一个大大的怀表，那双本应该万事不愁的清澈眸子里被一些说不清楚的忧伤缠绕着。

“您真有眼光呀，这个孩子并不像其他的孩子那样哭闹。唉，说来也是可惜，他妈妈在临死之前生下了他，估计也是想让他见一见这个世界吧。不过虽然是个早产儿，但我在这儿干了 10 多年还第一次见到这么聪明听话的孩子。”孤儿院温暖之家的女院长林静亲切地说道。

办好了一切的手续，这个小小的生命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名字，你认真的选择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叫他刘书一，希望他在浩如烟海的书中找到最重要的那个“一”字。

日子因为有了这个孩子变得好过起来，大概是妻子的感情有所寄托，你总觉得她的身体越来越好，一点也没有以前病歪歪的样子。在你看来书一就是整个家的福星，并不是你拯救了这个孤儿的人生，而是他用他的生命拯救了你和你的家庭。

但 4 年后随着书一上了小学，你总能发现他的种种表现都有表演的痕迹。唯独不需要表演的就是坐在一边静静的看着一处发呆。

这不是一个正常孩子应该有的表现。

“老公，书一，是不是精神不太好啊？”身为医生的妻子终于忍不住向你提出了这个问题。

“让徐娜给他看看吧，她以前在北辰人民医院的时候你也没少帮她，明天就当是去给书一做个体检也好。”你轻声安慰着妻子。

第二天一早你们来到了妻子以前同事任职的一家精神科的医院。

“刘医生，您儿子没有自闭倾向，也没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朋友开心地同妻子说道。

看着手中的调查报告，你也慢慢放下心来，想着儿子大概只是性格内向而已。

你念过太多的书，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平平安安的过完一辈子就是很多人求不来的福气，所以你热爱工作热爱家庭爱护妻子孩子。也因此，在妻子被诊断出患有肺癌的时候除去巨大的悲伤之外并没有太多的后悔。

上苍是公平的吗？

很久很久之前你就知道没有什么公平可言，但是现在还是忍不住抽着烟站在小小的阳台上看着月亮在心里询问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

“妈妈是不是生了很严重的病。”书一推开门站在了你身边，你像是被教导主任发现抽烟的中学生一样把烟扔在了地上踩了好几脚，又迅速的把烟雾扑散开，生怕一丁点有毒的气体冲进刚刚升入3年级的儿子的身体里。

“别瞎想了，会好起来的，现在你要去乖乖睡觉，不要让妈妈担心。”你最不喜欢谎言，但谎言温柔起来比真相更容易让人接受。

“爸爸昨天给妈妈转到了她上班的地方，那是肿瘤专科医院是吧。”

“什么？”

“如果妈妈去世的话，也算是一种解脱吧。”书一说完就强忍着摸了两把眼泪，浑身都因为巨大的痛苦而颤抖着，“死了的那个人是不会痛苦的，所以，爸爸，不管以后发生了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下去。”

果然是你挑中的孩子。

他绝对是一个与众不同可以成大事的孩子。

之后的3年间就是学校、家、医院三点一线的生活，妻子的头发慢慢掉光了，上了小学高年级的书一无视同学的嘲笑也毅然决然剃秃了头发，还嘴硬的说只是不喜欢天气热。

晚期的肺癌病人是极其痛苦的，根本没有办法睡觉，从白天到黑夜只有一个姿势，向前躬着的身子和伸直的双腿形成一个锐角，坐在床上困难的吸着氧。

而你和书一也是一晚一晚的陪在她身边。

阴沉沉的家庭氛围是从妻子变成黑白照片的那一天开始的。

那天或许是回光返照，平时都保持一个姿势的妻子费力的抓住你的手，含糊不清的说道：“今天……是书一……生日，老公……我们回家吧……回家给书一……过生日。”

你转过了身，擦了下眼角了泪，转过头笑着对妻子说：“雯芳，你看你今天状态明显要好很多，说明治疗有效果了，再坚持坚持，等病好了我们就回家，书一一会儿过来时我们就在这里给他过，等明年我们再回家过，好不好。”

“明年……回家过，明年……回家过。”妻子喃喃的重复着。

尽管因为缺氧而极度的痛苦，但是你还是能明显看到她嘴角微微的上扬。

妻子的状态突然变得很差，大口大口的吸着氧：“书……书……”

“书一就快回来了，书一就快回来了。”你攥着妻子的手不停地说着。

为了哄妈妈开心，书一那样内向的孩子在生日当天都准备了蹦蹦跳跳的节目给妈妈看，你偷偷看过他排练的样子，然而这个节目最终也没有让她看到。

并不宽敞的病房里妻子安静的躺在床上，她已经没有机会和书一一起吹掉生日蜡烛了。

你看着儿子静静的把生日帽子放在了妻子的枕边，然后重新戴在自己头顶。

“妈妈，谢谢你祝我生日快乐。我明白送走一个重要的人是什么样心痛的感觉了，妈妈，要慢慢走啊。”

妻子的离世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以至于他一闲下来就会抚摸着手腕上妻子生前送给他刻有他“书”字的手串发呆，仿佛除了妻子，任何人都无法进入到他的生命中一样。

后来的岁月里你就变成了一个爹娘的结合体，又当爹又当妈的照顾着儿子长大成人。不过好在他的懂事减轻了你很大的负担，而这份懂事也变成了你们之间跨越不过去的阻碍。

家里一直阴沉沉的。

“爸，我有点事要出去一下，晚上就不回来了。”书一调整了下脖子上挂着怀表的挂链，披上了件外套离开了。

“好，注意安全啊。”你嘱咐了一句就看着他一如往常的离开了家门。

你正躺在床上午睡，突然一声惊雷将你震醒，你看了眼墙上的挂钟 14:24，待你正要继续睡一会儿，便听到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喂，哪位？”你接起电话问道。

“请问是刘伯钊先生吗？”电话那边是一个温柔的女声。

“我是刘伯钊，请问你是？”

“我们这边是律师事务所，刘书一刚办理了房产亲属继承，请您带着领养证明来一趟好吗？”

你放下了电话，脑袋一片空白，儿子无缘无故的干嘛要弄这个。你随即拨了书一的电话，关机！

你望着窗外熟悉又陌生的环境，那一刻你心乱如麻，方寸大乱，没有多想从

抽屉翻出领养证明朝着约定地点而去。

到了那里后得知儿子半小时前刚离开，你顾不上办理手续，四处寻找书一的下落。

路过西明区的一个巷子，看到金黄色的警戒线和一些警察把一座民宅围了起来，你眼皮跳了一下，颤颤巍巍的凑了上去。

“同志，请问……”你刚开口想问问情况就被一个民警打断了，“你认识死者？”

你咽了咽口水，艰难的说道：“我找不到我儿子了，我想看一眼。”

警察拿出一个装有身份证和零钱的塑料袋递到你面前说：“这是死者的遗物，是你儿子吗？”

待你看清那个叫王鑫的死者照片后心里不禁送了一口气：“不是他，同志，谢谢。”

你刚要离开时却被旁边的警察拦了下来：“跟我们走一趟。”

明明是找儿子，为什么会被带到这个地方。

“同志，我真的是找不到我儿子了，那个死掉的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坐在警局的椅子上费力的解释道。

“简直荒唐……海洛因……失去反击能力……开枪……不用干了……反省反省”

正在和面前刑警解释的你突然被里面屋子里一阵吵闹声吸引了注意力，你面前的那个警察见状说道：“跟你没关系，老实交代你的情况。”

“咣”的摔门声，紧接着你感觉背后有人一闪而过，随着那人的离开，你发现有个东西滚落到你的脚下。

面前的刑警朝离开那人追了过去，估计是劝慰去了，你捡起后发现是一枚扣子。

等那位警察回来后你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才从警局离开。

路过一个酒吧门口的时候你被酒吧的名字吸引了，海伦斯，这不就是你和书一以前经常来的地方吗？

“您好，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你没有理会服务员的询问，而是被里面吵闹的音乐震得血压飙升。

以前由于书一的原因你也经常会来这里喝几杯，当时对这里印象还挺好的，不吵不闹，看来是前一阵子换了风格。

你拉着服务员到了一个稍微安静点的地方问道：“你好，请问刘书一今天来过吗？”

那服务员表示不认识，刚要往回走你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继续问道：“你叫你们经理来，他认识，他肯定认识，我和书一经常来你们这里呀。”

那服务员想了一下说：“我们经理跟赵总出去了，您明天再来吧。”

“赵总是？”你好奇地问道。

“赵桀！我们老板啊，如果是常客怎么可能连我们老板是谁都不知道。”服务员不耐烦地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你没有再拉住他浪费口舌，而是进到里面忍受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找了又找，但仍一无所获。

出了大门后发现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你觉得书一可能回去的地方都找过了，为什么找不到他呢。

你看了看表，已经 19:12 分了，心急如焚的你犹如无头苍蝇在四处碰壁。

突然一道炸雷随着强烈的心悸感向你袭来。可能由于四处奔波导致体力消耗过度，扶着树干勉强站住的你只觉得头晕目眩双腿发软，那一刻仿佛时间都凝固了一样。

等你缓过神来刚要继续找书一的时候你接到了一位警察的电话，说是书一跳楼自杀需要你去认领尸体。

你的心好像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几年前听说妻子死讯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却指使着身体往警察说的公安局赶过去。

“死者面部损伤严重，我们不建议您去看尸体，这是死者遗物，您确认一下。”警察看了看你的年龄和精神状态友善地劝着，大概是觉得书一的样子足够带着你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吧。

几张零钱，几颗断掉的手串珠子，一部手机，一张身份证和一只手表。

尸体的衣服是书一离开时穿的那件。

从珠子上看，手串是妈妈送给他的那个。

手表是你送给他的成年礼，因为他戴在身上的那块怀表一直不准，后来你在

他 18 岁生日那天给他在力诺表业买的机械表。现在你送给他的这只也摔得粉碎，指针停在了 7 点 12 分。

手机从摔散的屏幕和壳来看也是他平时用的那款，身份证也是，应该是书一没错了。

一瞬间你的世界天旋地转。

不知道过了多久，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中年丧妻，老来丧子，人生的悲伤你和书一都凑齐了。

一时间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错事，不然老天爷为什么会这么对待你。

你不知道在你的灵魂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的肉体已经快要报废，要不是警察们的急救措施和一大把的速效救心丸可能真的跟着儿子去找妻子团聚了。

没意思。

这人生是真他妈没意思啊。

忽然之间你的手机响了起来，虽然你已经不想和这个世界有什么交集，但还是下意识的接起了电话。

“你知道你儿子刘书一怎么死的么，今晚九点之前，祖谷废墟找我，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记得一个人过来，不要报警，否则永远别想知道真相。”

都不由得你说话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祖谷。

那是什么地方！

而且电话那边的那个人是谁？！为什么会知道书一已经死了？

你惊恐的看了一眼手机显示的电话号码，那一串陌生的数字好像能带着你找到儿子离开自己的真相似的。

或许是你本心里就不相信儿子会自杀，尽管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多热忱的爱着生命，但是就这样死去时绝不可能的事情！

书一不会自杀，书一没有死！

一向以谦谦君子形象出现的你在失去了儿子之后也变得癫狂起来，再多的圣贤书、孔子曰都比不上电话那一边告诉你关于儿子的线索。

别说是祖谷村，就是死人谷也能去！

踉踉跄跄离开了警局的你迅速打了一辆出租车朝祖谷村驶去。

“大爷，这时候您往那边干什么去啊。”司机小伙子好像挺喜欢聊天似的，他看了一眼后视镜里的你随意搭着话。

这时候不说话也是人之常情，可是礼貌迫使你张开了嘴。

“是，我去那儿找个人。”你尽可能敷衍的回答着，心里祈祷着这个小伙子千万不要再和你说话了，你不知道自己的耐性还能支持自己的好脾气多久。

然而天不遂人愿，司机还是接着你的话说了下去，只不过这次的话多多少少对你还算有点用。

“嚯。大爷您可别吓我，往那儿您还能找着人呢？”

“这是什么意思？”你有些好奇地问道，说着眉头就拧在了一起。

“据说啊，当年一场大火把祖谷村烧得那叫一个吓人，本来村子里就没什么人，那一场大火之后啊，好像除了一个临盆的女人其他人都被烧死了。后来那女人也没救活，生完孩子也死掉了，唉。”司机一边看着路上的情况一边和你聊着祖谷村的情况。

不得不说，这帮司机知道的是真的多。

可能是你也不注意这样的新闻，在你的脑海里压根儿没有这么一件事的存在。

“然后呢？”你继续问道，“现在村子怎么样了？”

“嗨，现在啊。还不如以前呢。当年这个事儿啊大家还愿意茶余饭后的聊一聊，后来啊大家也就慢慢忘了。”司机说着叹了一口气，好像是抒发一种隐约有无力，不过就显示人们对于祖谷村的热度一样，他也很快就从所谓的无力中挣脱出来继续讲故事了，“可能由于那儿实在是太偏僻了，地势又低，四面环山。导致政府一直也没有出资去修缮这个地方，甚至以前通往谷中的路上都长满了杂草。我跟您说实话吧，这就是那儿阴气太足，死了这么多人没人敢过去。”

没有人来，没有人问，没有人管。这么听来祖谷好像成了不该存在的地方。

一路上你都只能默默地注视着外面的环境，脑子里出现了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尤其是对于祖谷村的猜测越来越可怕。你只能安稳自己暂时安静下来，保留体力，等到时候派上用场。

敷衍着司机不停出现的话题的你终于出现在了祖谷村的入口，下了车你就长

长的叹了一口气，是为了自己到达目的地，也是为了摆脱司机的唠叨而感到庆幸。

司机离开后你往下面瞧了瞧，实在是太暗了，加上你的视力实在算不上好，打开手电眯着眼睛小心的往谷内走去。通往山谷的路杂草丛生，加之阴霾的天空没有一丝月光使得你好几次差点摔下去。好不容易下到了谷底，还没等你好好查看下四周就被一股巨力按倒在地。

你只觉得有两个人一左一右压在你身后，使你动弹不得，你心里一沉，心想完了，儿子的事情没查出来反倒是自己的老命也搭上了，于是心里又气又急地喊道：“果然是个圈套……死之前让我死个明白！”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身后两个人突然松了手并将你从地上拉了起来。

你没有思考缘由，起来便向那两人冲了过去，现在你敢肯定他们知道书一的事情，于是开口吼道：“没关系，我既然来了就不怕死，但我要死的明白，快说！”

“你冷静一下，我们三人也都是被叫过来的。”旁边的男人平静地回答着。

你刚要继续再向他们索要书一的情况，突然想到这里怎么少了一个随即说道：“三人？”

他们摸黑把你带到一座石像后的一个女人身边，正当你们四个一筹莫展不知所措时，女人突然指着你身后的方向尖叫一声，你回头看去发现村子景象发生了可怕的变化，你清清楚楚的看着破败的废墟不见了，昔日完好的祖谷村映在你的眼前，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仿佛是在迎接什么节日一样，谷内的黑暗顿时被驱散了大半。灯光中的村庄不像你居住的城市那样繁华、热闹，朴素的透露着一番独特的美。一棵古树、一株老藤、一块断壁、一口深井可能都蕴含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你能感觉到它几十年如一日的安静从容，仿佛从存在的那天她就是这个模样，仿佛很多年以后她依然会是这个模样。

你晃了晃似乎不那么清醒的脑袋，一种诡异和恐惧感充斥着你的内心，你看了看身边的人，互相打量了一下对方，发现刚才挟持你的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个略魁梧，一个略瘦。另一个是位年纪不大的女孩。

这时又有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离近之后你看清了那个人是个有些消瘦的女人，慌乱的神情倒是和在场的各位没什么区别。

但是的确是因为这个女人的出现才导致这里发生了奇怪的事情，略魁梧的男子警惕地看着站在不远处就停下脚步的女人问道，“是你叫我们过来的？”

她很惊慌地摇了摇头，眼神在在场的四位身上扫了一圈儿才回答道：“不是，我也是被叫过来的，你们也是？”

那个女孩感觉有些害怕的样子，她懵懵地摇了摇头说道，“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是在做梦吗？不管了，我要回去，我们肯定是被骗了。”

“好像回不去了，我刚进来时发现出谷的路已经没有了。”女人若有所思的摇了摇头，她有点为难的开口。

“不可能，难道活见鬼了吗？”瘦一些的男人说着，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一样掏出手机看了下：“操，没有信号。”

你听闻也忙拿出手机看了看，果然如此，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但是现在你不得不冷静下来，就算是心里想着书一，也不得不先保全自己才能为了儿子找到真相，你仔细打量着周围的环境说道：“我们先一起找找回去的路，不管怎样先出去再说。”

“真准时啊各位，好好好，果然没让我失望，大家好，我叫李子丰。”这时从神像后面闪出一个男人，个子不高，中等身材。

“是你叫我们过来的，你他妈到底要干什么！”略微魁梧的男人突然破口大骂，好像也是心里憋了很大的怨恨一样。

李子丰说道：“干什么？呵呵，电话里不是说的很清楚了么？”

“别他妈卖关子，想说就说，不说就让我们离开。”那个男人继续和对方交涉着。

李子丰从怀里掏出一块犬形的橡胶：“看到这个了吗？找到它，跟这个形状一样的宝石，找到后我会告诉你们想知道的一切。”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你忍不住问道，今天的一切实在是太诡异了，诡异到你已经不敢相信任何人说的任何一个字了。

李子丰看了你一眼“除了相信我，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那我们到时候怎么出去？这周围是怎么回事？”那个小姑娘的声音有些着急，你能理解那种着急，可能是和你有着同样想要离开的心情吧。

李子丰朝她看去：“我说过了，找到那个宝石后我自然会放你们出去，如果过了0点还没有找到，呵呵。”

“没找到会怎样？”消瘦的女人着急地询问道。

“会怎样？当然是永远也别想知道答案，更重要的是永远也别想出去，哈哈哈哈哈。”

一阵阵癫狂的笑声从李子丰口中传出。

这人别是个疯子吧？

这时消瘦的男子一个健步冲了上去，在拳头刚要砸到李子丰的脸时只见他左手一拨，右手顺势一拳打在男人的肚子上。

“唔……”他吃痛的蜷缩在地。

李子丰转过身去，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东西，好像在算着什么似的思忖了片刻后说道：“现在是9点20，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李子丰的声音毫无波澜，边说边向远处走去。

你看了看地上这个男人，他给你的第一感觉和书一很相像，你慢慢的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就像和书一说话一样轻声说道，“你还好吗？”

“没事，死不了，妈的，给老子等着。”男人摇了摇头，往地上啐了一口吐沫。

“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希望大家能相互信任，我叫陈烁。”那个健硕的男人说道。

你觉得他说得对，现不说这个李子丰，就是周围这诡异的变化就远远超出了你的认知，于是附和着说道：“我叫刘伯钊。”

“我，我叫王小冉。”那个年纪稍小的女生说道。

“我叫袁本。”最后来的女人说道。

“嘁！”的一声，你注意到那个被扶起来的男人显然对陈烁的话不屑一顾，转身便要离开。你见这人如此的不配合，冲过去一把抓住他吼道：“怎么哪都有你这种人，刚才那小伙子说的不错，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团结的时候。”

只见陈烁也凑上来说道：“希望你能顾全大局。”

可能是两个人的游说起了作用，只见他甩开你的手吐出“姚波”两个字后便转身离开了。

“我们也走吧，先照那个李子丰说的做，看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样。”你看了一眼离开的姚波说道。

王小冉感觉还是很害怕的样子突然说道：“我们能不能不要分开啊，现在这

里太可怕了，大家在一起安全一些。”

陈烁想了一下说道：“一起确实是安全一点，但是会影响效率，这样，你们两个女人一起吧。”

你没有理会其他人，想着早点弄清儿子事情的真相，于是朝不远处一个房屋走去。

进屋后你发现这里俨然就是一个正有人居住的样子，房间的布局，桌上的饭菜，灶上的热水……你顾不上眼前的诡异，马上开始翻找起来。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你渐渐有些急躁，看了一眼表，21:50了，就在这时，你听到有人进了屋，转身发现是那个叫袁本的女人。她显然也没想到你会在这里，正要转身离开你对她说道：“既然来了就一起吧，你一个女人自己待着不安全。”

“还是分开找效率更高一些吧。”她有些不领情地回道。

你想到这里诡异的环境，再加上对那个李子丰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万一对方设下什么陷阱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于是劝道：“首先我们不知道那家伙说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么一个东西，退一万步说如果真有这么一个石头，找到了的话那家伙想杀人灭口我们相互还能有个照应。”

她似乎是觉得你的话有几分道理，随即问了下你的进展，你如实告知没有有用的发现。

袁本听后皱了皱眉也没再说什么开始和你继续搜索这房间剩余的地方。

多了一个人使得效率提高了不少，正当你翻找窗台下的书柜时有个人影一闪而过，你放下手边的事情喊了一声：“谁？”便向门外冲去。

到了门外你发现那个人影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旁边屋门口的王小冉不知道在看什么。

你走近她问道：“怎么了？”

“姚波刚才跑出去您没看到吗？”她回道。

“姚波？是他啊，我刚在窗外看到个人影，追出来人就不见了，恰好看到你在这里。”你说道。

“哦，没什么了，您那边找的怎么样了？”王小冉问道。

“没什么进展，你呢？”你说道。

“一样，没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她想了一下继续道：“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稍等，我叫袁本一起。”你边说边向原来的房屋走去。

王小冉陪你来到门前时发现袁本已然不在了，你四周查看了一下并没有发现她的身影，于是转头对她说：“不知道人去哪了，走吧，这里已经找的差不多了，我们换个地方。”

你俩来到不远处另一间屋，不知又找了多久，突然见王小冉转身朝门外走去，边走边说道：“我怀疑这里就没有要我们找的东西，我们都是被骗来的，他压根就没想让我们出去。”

你内心也是一阵无名火起，本想早点找到书一死亡的真相，没想到大家这么的不配合。你跟了出来大声说道：“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消极吗？”

“现在任何有用的东西都没找到，况且你对我什么都不了解，有什么资格指责我？”王小冉反驳道。

你低头看了一眼指向 22:40 的表盘，怒声道：“还有 1 个多小时就到他说的时间了，你这种态度很容易影响到别人，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团结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轻易说放弃，想想你的父母，你的家人，做人不要这么自私！”

说着你愤愤的朝远处走去，你觉得现在不能指望任何人，儿子的死如果想知道真相必须要找到那个李子丰问个清楚。

你一间屋一间屋的查看，然而并没发现他任何踪迹。奇怪，人呢？一种不好的预感向你袭来。不会真的如刚才王小冉说的，压根就没想让我们出去。你不禁又想到今天是儿子的生日，想到从小到大你们一起经历过的种种，想到今后的几十年你自己要一个人孤独终老，一种无力感油然而生。

是啊，出去又有什么用呢，无非是继续一个人的生活，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的日复一日。要不就死在这里吧，这样就能和妻儿团聚了。

各种负面情绪接踵而至，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你犹如一具行尸走肉在村子的各个地方游走。

“您没事吧？”

你怔了一下，缓缓转过头看了一眼，原来是陈烁，你失落地说道：“我没事，你找的怎么样了？”

他看了眼表说道：“这都 23:05 了，暂时还没发现有用的东西，不过既然那个李子丰这么说了，我想一定会有出去的办法。”

你听闻同样低头看了下表，果然距离和小冉分开又过了 25 分钟，再这样下去真的出不去了。

面前这个年轻人说的对，一定会有出去的方法。外面儿子的后事还要准备，而且今天一起来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大多跟自己儿子差不多的年纪，自己已经失去了书一，他们如果死在这里，想必这个世界上又会多了几个像自己这样的白发人吧。

想到这里你稳稳了情绪说道：“咱们一起找找吧，说不定没有那个石头我们也能找到什么从这里离开的方法。”

“您是有什么发现吗？”他问道。

“啊，没有，我什么都没发现，要一起找吗？”

你见对方想了一下后指着身后的屋子说：“刚才这里还没找完，要不我们继续找找看吧。”

你跟他进了屋，你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仔细翻看，甚至都不敢保证自己是不是已经看到过那个东西了。虽然你努力想找到东西，但你的心里你的眼前全部都是书一的样子，他音容笑貌无时无刻在你的脑海中盘旋，你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陈烁说道：“小伙子，你是叫陈烁是吧？”

“是啊，您有什么事吗？”对方不解的回应。

“今年多大啦？”你继续问。

“您要有事您就说，现在咱们时间不多了。”

你从他的语气中感觉出了不耐烦，你低头看了眼表发现已经 23:20 了。是啊，的确时间已经不多了，随即说道：“没事，没事，随便问问，别介意。”

你话音未落，陈烁起身说道：“您先找着，我去别处看看。”说罢便往屋外走去。

你追出屋外，本还惦记说点什么，转念一想还是算了，望着陈烁离去的背影有那么一瞬间感觉像是书一离自己远去。

“有什么发现吗？”

你失落地看了眼来人发现是姚波便说道：“是你啊小伙子，唉，有没有什么

发现已经无所谓了，出去了又有什么用呢？”

“是没用，但是我要弄清楚今天到底怎么一回事，不能死的不明不白，你在这坐以待毙一点意义也没有。”

说罢他转头朝远处走去。

死的不明不白，是啊，怎么能死的不明不白呢，这样见到妻子如果问起我书一的事情我要怎么向她交代呢。你本想回头继续在刚才的房间内努力，突然想到刚走的这个小伙子对李子丰出手的事情，你有点不放心，怕他接下来会做出什么傻事，随即跟在了他身后。不知走了多久突然之间你听到了一声可怕的尖叫声，你有些不知所措的看了看周围，发现所有的人都在往尖叫声的方向汇集，你也跟着走了过去。

没想到在那里出现了一具可怕的尸体。

- 任务：1、找到杀害李子丰的凶手。
- 2、弄清刘书一死亡的真相。
- 3、弄清李子丰叫自己过来的原因。
- 4、弄清李子丰隐藏的秘密。